

随笔·万家灯火

树已亭亭 你已少年

□郎新华

周末回老家，婆婆葡萄园地头的杏树上已缀满了花苞。这棵杏树有碗口粗，树形很美，到今年春天有整整十年树龄了。

犹记得十年前的春天，儿子刚刚五岁，上幼儿园大班。一个周末接他放学，儿子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老师说，快到植树节了，要多种树，这个世界才更美丽。明天我们去买一棵树，种到奶奶家院子里吧。”看着儿子兴奋的小脸，我说：“这真是个好主意，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河堤上买树苗。”

第二天，因为惦记着买树苗的事，小家伙也不睡懒觉了。牵着儿子的手，沐着初春的微风，步行到老大桥北河堤口。每年植树节前后，这儿都是各种树苗的交易地。

看着长得都差不多的小树苗，儿子好奇地问，这都是啥树苗呀？摊主热情地给儿子介绍起来：这是樱桃树，那是石榴树、梨树、苹果树……儿子对一棵枝头有小花苞的杏树非常喜欢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妈妈，就买这一棵吧。”付完钱，儿子拿着小树苗，我拉着他直奔老家。婆婆、公公宠孙子，赶紧拿着铁锹在堂屋门口的院子里挖树坑，把杏树苗小心地栽好。儿子围着小树看了又看，摸

散文·美景履痕

树低头，正是风过处

□吴继红

缠绵病榻多日，朋友发来一帧梨花白的照片，这雪一样的白一下子勾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……

梨花属于乡野，她的美是乡野的风吹绽的。乡野的风是温柔的，也是野性的。它能染出花团锦簇，一转眼又裹着黄土卷着干草沫在村口的黄土路上盘旋。这风里有刚落了几场雨的泥土的腥，有刚绽开的桃花杏花梨花的甜，还有新发芽的野宅蒜和车前草的香。

春天的乡野蓬勃繁忙，也空旷寂寞。各种植物的种子和树木都忙着发芽开花，大片的田野其实还空着。有时候，风里传来鹧鸪“布谷布谷”的催促，有时候也会传来飞机马达的声音。

天多么高多么蓝，云朵多么轻多么白呀，飞机在蓝天和白云里平稳地掠过，从地面上看，只是一个小白点，或是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可是这轮廓多么叫人惊喜呀，这是贫瘠的乡村生活里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孩子们兴奋而又盲目地跟着飞机奔跑，大声嚷着：

了摸枝头的花苞，奶声奶气地问爷爷：“我夏天能吃到杏吗？”公公说：“光把树种上是最简单的，想吃到甜甜的杏可不容易。浇水、除虫、剪枝，管理得好，才能吃到又大又甜的杏。”

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很认真地说：“爷爷奶奶，你们要照顾好我的小树苗呀。”婆婆公公笑着说：“净给我们找活儿。”

婆婆自己种的有葡萄园，管理果树很有经验，那棵杏树在婆婆的修剪下，长得枝繁叶茂，当年夏天还真收获了几颗杏。这几颗杏让儿子感到大大的成就感，从此每年植树节都要买一棵果树来种。后来老家盖新房，没了院子，婆婆又把杏树、石榴树移到了葡萄园地头处。后来几年，儿子又陆续买了核桃树、山楂树、桃树。直到有一年婆婆说：“不能再买树苗了，已经没地方种了。为了种你买的果树，我已经刨了十几棵葡萄树腾地方了。”

时光荏苒，十年一晃而过，那几棵植树节买的果树，在婆婆的照料下已亭亭如盖，春天花满枝，秋天果飘香。

经过十年光阴，儿子也已长成身高1.75米的翩翩少年。树人树木，几多艰辛，才能收获；虽经风雨，初心不改。

“飞机大炮，落下来我要……”耳畔的风呼呼刮过，太阳明晃晃的。村子南边的苹果园里，苹果花灿烂地开，虫子在草丛中蠕动着，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一下子从草丛里弹射到半空。

浮萍很快就要铺满池塘，柳絮杨絮飘飞，梧桐花像紫色的梦幻，槐花在铁锅里冒着香气，毛毛根长胡子啦，蒲公英的种子顶着毛茸茸的白帽子跟着风四处跑……树荫很快就铺满了村口的大磨盘，哗啦啦的风声里开始传来“卖鸡娃”“修油纸伞”的吆喝。有时候，风里也传来卖棉枣的车轱辘声和货郎的拨浪鼓声。

小鸡仔迎着风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刚移栽到田里的红薯苗和烟叶苗，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铺满了田埂。桃花落了，杏花落了，梨花也落了，风懂得它们所有的秘密。

树低头，正是风过处。风不动声色地导演着乡村生命的更替，它翻云覆，一会儿红了樱桃，一会儿又绿了芭蕉……

这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有来处和去处，就像这耳畔的风，它来自于田野，也终将消散在田垄深处……

诗歌·紫陌红尘

光阴有伤（外一首）

□尹文阁

炊烟，盛开
在向晚的茅塘村的瓦檐上

荷锄而归的人
和着羊咩、狗跳
走在逼仄的巷里

这场景美得无与伦比
举手投足间超脱宿命

星子，缀满天幕
像硕大的漩涡，裹挟着大地

而大地陡峭
光阴有伤，落花是冷清的注脚
我赶紧挑一豆灯火占卜
时间和命运
——经久不息地盘旋
在她们的头顶

节气：雨水

小雨淅沥地下
把瓦屋涂成了村妇的草灰色

像白练一样
缠在父亲的坟头有些时日
恰如我的思念，泡在水里

雨水赶着清明
我赶紧把父亲的坟茔
往心里
又挪移了一寸

诗歌和我

□荷蕾心语

我们经常相对而坐
说出拥有与失去
永恒与短暂，鲜花与荆棘
你说我是会走动的庄稼
我说你是我赖以生存的泥土
你与我的珍贵
是种地谋生之人才明白的那种

感谢你嫁接生活的诗意
与经验给我
感谢你帮我定制语言的筛子
用以过滤象征的风
以及来自远方的记忆
时光越来越辽阔
我们走同一条道路
看相同的风景
我们在同一场命运中
穿梭不息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
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
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
13938039936



随笔·乡村风物

你挖的不是荠菜 是心情

□余红丽

一场春雨过后，荠菜脱下青灰色的冬装，换上嫩绿的新衣，在田野里招招摇摇，诱惑我走向田野、走进春天。

离家500米有一片小树林，里面长满了荠菜。一棵棵光秃秃的小树似乎不知道春天已经来临，依旧睡得正酣。树下一棵棵碧绿的荠菜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，你挨着我，我挤着你，如一群顽皮的孩子，热闹了春光。荠菜在春风里向我招手，刚刚掀掉雪被，又让春雨洗了个澡，它们绿得逼人的眼。

犹记得小时候，最喜欢和伙伴们一起，在放学后或星期天，挎着篮子奔向刚返青的麦田挖野菜，荠菜、面条菜、毛茛菜等，在田野里等着我们。挖累了，把篮子撂在一旁，尽情玩耍；玩够了，继续挖，不到天黑不回家。春天的田野绿波荡漾，如浅浅的海，是我们的乐园。

现在的麦田里打了除草剂，很难再找到荠菜的影子，这片树林却是荠菜的家园。冬日里，荠菜瘦小，就有很多人约而同来挖。三五个人一起，不大一会儿就能把袋子装得满满的，脸上洋溢着收获的满足。人们挖的不是荠菜，而是一种舒畅的心情。而荠菜好像挖不尽似的，一堆堆、一簇簇，春风吹过，依然绿得可爱，招引着更多的人。

有人约吗？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带上孩子，到这片小树林里来挖荠菜。绿色的田野，温柔的春光，孩子们尽情地奔跑，大人们愉快地挖着荠菜，挖出回忆，挖出往事，挖出笑声、歌声。

我在这里等你，在荠菜碧绿时。



油菜花开 王俊方 摄